



边看边聊

退休时我收到了单位同仁的一份礼物:12英寸实木相框内的一帧压缩版模拟小报。报头下的日期是我的退休日,报眼的“大字新闻”为生日贺词,下面通栏红色大标题:“一马当先,新起点再出发”,配发了一幅我在南非奥茨瓦纳的彩色照片。另有一些栏目,“人物介绍”里有我的工作履历;“同仁寄语”用楷体编排,是大家对我退休后生活的美好祝福……

17世纪的法国作家皮埃尔·高乃依说,“送礼在于送,不在于礼。”在我看来,并非如此。我们接到礼品,眼中扫视,手里掂量,第一念头还是想知道包装里面是什么。有人总结了高手送出的礼物,第一是专属感,如同《红楼梦》里林黛玉发问:“是单我有呢,还是别人挑剩下的?”第二是高频使用,日常中每次见到,都会感受到送礼人的心意。如我收到的画框之赠,绝版制作,仅此一份;摆放在玻璃橱里,也算得上有“使用价值”,睹物思情,常生感慨。

礼尚往来,古今中外都一样。

送礼受礼,是人间彼此关爱的链接,其中传递的一份温馨情谊,是远超出物质价值的。古人送礼很认真,《周礼》曰:“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诸侯之间见面,互赠贄皮和丝帛,下一级的脚,带的是小羊羔,《大秦赋》剧中李斯去见吕不韦,怀里就抱了一只;大夫之间送大雁,庶人和工商之人就是鸡鸭了。唐宋时朝贺礼盛况空前,民间的礼品却十分雅淡,除了绸缎、茶叶、灯笼等,可以是梅花,“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也可以是一首诗,“送君无可赠,持此代瑶华”。北宋文豪欧阳修,有个至交好友诗人梅尧臣。梅尧臣回老家探亲,想给欧阳修送点家乡的特产,特意摘了银杏果赠送,欧阳修收到后非常高兴,写下了《梅圣俞寄银杏》:“鹅毛赠千里,所重以其人”。

我们这一代,大多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除了亲朋好友间婚丧嫁娶的馈赠,几乎没出手过重礼物,不是抠门吝啬,而是认为礼物一旦超越情谊,似有心怀叵

测之嫌。躬身自问,我亦忝列其中。我的文友建中兄更甚,他写过几部长篇小说,送人的礼物常常是书法,不是贾平凹的斗方,也不是莫言的中堂,竟然还不是宣纸芳墨,他通常用一张普通A4纸,一支圆珠笔,从右到左竖书,或两句诗,或一句名言,写罢铃上朱红印章,便是一纸“薄礼”。我也得到过他的馈赠,深藏于篋,只为几十年的厚重交谊。

不知何时起,礼物和现金牵手了。清朝时,给远行的人送一份路费,过年给小孩子压岁钱,读书人之间互相赠买书本的“文仪”。如果这些还可以称为礼尚往来,那么彼时在官场流行的“三敬”,已经将送礼演变为交易了:“冰敬”降温费,“炭敬”采暖费,地方官每年八月和冬月要给京官准时奉上,京官当然不至于买不起冰炭,但用此名目送钱拿钱,名正言顺;“别敬”主要是地方官因迁调进京,或京官外放为地方官,来自周围的馈赠。官场送礼的套路就这样被固定下来,所谓“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这不啻是对礼物的

费,过年给小孩子压岁钱,读书人之间互相赠买书本的“文仪”。如果这些还可以称为礼尚往来,那么彼时在官场流行的“三敬”,已经将送礼演变为交易了:“冰敬”降温费,“炭敬”采暖费,地方官每年八月和冬月要给京官准时奉上,京官当然不至于买不起冰炭,但用此名目送钱拿钱,名正言顺;“别敬”主要是地方官因迁调进京,或京官外放为地方官,来自周围的馈赠。官场送礼的套路就这样被固定下来,所谓“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这不啻是对礼物的

味。当年,我也拥有自己烧灶专用的稻草垛。把一个个稻草团塞入灶头,是我开门七件事之一,也是富有烟火气生活的能量来源。稻草通过铡刀切割后,可以化为村里耕牛身上的力和肉,也会在燃烧后化成农田的肥料,从一条秘径再回到田间,和埋在地下的稻茬根再次相聚。

一堆堆的稻草垛,像一座座儿童乐园,给农村孩子们的童年镀上了金色华彩,为他们开启了艺术启蒙。秋风送爽的夜晚,孩子们常在稻草垛旁吟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月光下,稻草垛堆场上的游戏热火朝天,有官兵捉强盗、造房子、跳绳比赛,犹如儿童的嘉年华,还有鸡鸣狗狗相伴。稻草垛还是儿童们躲猫猫的好地方,钻进稻草垛,藏成稻草人。稻草垛堆场,是全村的文化娱乐中心,农村儿童的“迪士尼乐园”。

那时,高高的稻草垛是全村的制高点。在这里看月亮,月圆月缺,令人遐想。嫦娥、玉兔,天上人间,加上乡村故事会、广播喇叭说书、沪剧露天演唱、广场电影放映,在稻草垛

了微信。再后来的某一天,大叔发微信给我说,还是喜欢跟我吃饭,不素!然后,大叔就成我老公了!”红袄姑娘笑着说:“我可不敢和陌生人这么吃饭。”可是有时候,缘分来得就这么莫名其妙……

视频号这时推来一个小故事,有个小伙在讲自己的人生规划:30岁结婚,35岁生娃,40岁财务自由后,学摄影学吉他好好看书……没等播完,我就不耐烦地滑走了推送,这简直就是瞎扯淡。当人们做这样的规划时,其实是默认很多年后自己的心理和身体状态都和当下一样,唯一不同的只是年龄上的数字。但是等到那一天真正到来,人们就会发现心境、状态已和当年做规划时完全不同。

想追求什么就赶紧去,人生很短,容不下几次踌躇。

缘分

赵葺

缘分

缘分

缘分

测之嫌。躬身自问,我亦忝列其中。我的文友建中兄更甚,他写过几部长篇小说,送人的礼物常常是书法,不是贾平凹的斗方,也不是莫言的中堂,竟然还不是宣纸芳墨,他通常用一张普通A4纸,一支圆珠笔,从右到左竖书,或两句诗,或一句名言,写罢铃上朱红印章,便是一纸“薄礼”。我也得到过他的馈赠,深藏于篋,只为几十年的厚重交谊。

不知何时起,礼物和现金牵手了。清朝时,给远行的人送一份路费,过年给小孩子压岁钱,读书人之间互相赠买书本的“文仪”。如果这些还可以称为礼尚往来,那么彼时在官场流行的“三敬”,已经将送礼演变为交易了:“冰敬”降温费,“炭敬”采暖费,地方官每年八月和冬月要给京官准时奉上,京官当然不至于买不起冰炭,但用此名目送钱拿钱,名正言顺;“别敬”主要是地方官因迁调进京,或京官外放为地方官,来自周围的馈赠。官场送礼的套路就这样被固定下来,所谓“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这不啻是对礼物的

味。当年,我也拥有自己烧灶专用的稻草垛。把一个个稻草团塞入灶头,是我开门七件事之一,也是富有烟火气生活的能量来源。稻草通过铡刀切割后,可以化为村里耕牛身上的力和肉,也会在燃烧后化成农田的肥料,从一条秘径再回到田间,和埋在地下的稻茬根再次相聚。

一堆堆的稻草垛,像一座座儿童乐园,给农村孩子们的童年镀上了金色华彩,为他们开启了艺术启蒙。秋风送爽的夜晚,孩子们常在稻草垛旁吟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月光下,稻草垛堆场上的游戏热火朝天,有官兵捉强盗、造房子、跳绳比赛,犹如儿童的嘉年华,还有鸡鸣狗狗相伴。稻草垛还是儿童们躲猫猫的好地方,钻进稻草垛,藏成稻草人。稻草垛堆场,是全村的文化娱乐中心,农村儿童的“迪士尼乐园”。

那时,高高的稻草垛是全村的制高点。在这里看月亮,月圆月缺,令人遐想。嫦娥、玉兔,天上人间,加上乡村故事会、广播喇叭说书、沪剧露天演唱、广场电影放映,在稻草垛

了微信。再后来的某一天,大叔发微信给我说,还是喜欢跟我吃饭,不素!然后,大叔就成我老公了!”红袄姑娘笑着说:“我可不敢和陌生人这么吃饭。”可是有时候,缘分来得就这么莫名其妙……

视频号这时推来一个小故事,有个小伙在讲自己的人生规划:30岁结婚,35岁生娃,40岁财务自由后,学摄影学吉他好好看书……没等播完,我就不耐烦地滑走了推送,这简直就是瞎扯淡。当人们做这样的规划时,其实是默认很多年后自己的心理和身体状态都和当下一样,唯一不同的只是年龄上的数字。但是等到那一天真正到来,人们就会发现心境、状态已和当年做规划时完全不同。

想追求什么就赶紧去,人生很短,容不下几次踌躇。

缘分

赵葺

缘分

缘分

缘分

缘分

缘分

缘分

缘分

缘分

褻淡和玷污,更是用世态人情作掩护的一种行贿受贿。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提醒人们在送礼时,一定要隐藏礼物的价格,否则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互动逐渐退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酷无情、就事论事、精于计算的实际生活方式。然而在今天,在送上较为贵重的礼品时,很多人还是有意无意地附送发票,堂而皇之的说法是,如果对方不喜欢,可以去商店退掉变现。为避免标上价格的尴尬,有商家干脆打上退货二维码,价格隐藏而不湮没,两全其美。

没有专属感的礼物,会被轻易地退还商家或转送他人。有篇网文“一箱坚果十日游”,讲述一盒坚果礼盒在春节期间兜兜转转十余天,重新回到家中。这一幕场景,演绎的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多少年来,剧情没变,只是其中的道具换了:二十年前是一篓水果,十年前是一盒蛋糕。借用东坡一句诗:“待向三茅乞灵雨,半篙流水赠君行”,提高礼品专属感,让你的赠送成为他人的一份独家记忆,这也是我们奉上礼物的初心。

根据梁晓声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人世间》,有这样令人难忘的一幕:周父(周志刚)和小孙儿下棋时,突然倒下,医生下达了“准备后事”的指令。谁知,他坚持要求回家。当夜,他躺在炕上和子女们进行了语重心长的夜话。清晨,子女们发现父亲已经溘然去世。守灵之夜,毫无悲痛之色的周母(李素华)力促子女进屋睡觉。翌日,在晨光熹微中,子女们看到父母互握双手,身披白雪,安详地走进另一个世界……

说实话,本人泪点不低,但看到这里,我心头仿佛被猛锤了一下,眼前顿时一片混沌……有道是“千古艰难惟一死”,生、老、病、死,是人生必须面对的四大要件。前三件尚有迹可循;而死,因无人从彼岸回来过,因此显得格外神秘,难以索解。艺术作品中,中国恩爱夫妻的死亡美学,曾经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有人说,周母追随周父走向人生终点,是为了赚取观众眼泪的胡乱编造,

不足置信。其实,这种恩爱夫妻相伴离世的事并非绝无仅有。我有个转弯抹角的远房亲戚,容貌娟秀,处事干练。在她花甲之年,恩爱的丈夫突然病故。在为亡夫做“头七”时,她忽然对子女说:我就要去见你们的父亲了,明天谁也不要离开我。子女以为她是被悲痛打蒙的胡言乱语,并不在意。不料第二天凌晨,她早早起来精心梳洗,打扮一新:身穿崭新的旗袍,发髻上插着玉簪,脚蹬精致的绣花鞋,简直就像一幅工笔仕女图。她静静地躺在竹榻上,眼神婉转,气息平稳,完全没有大限来到的样子。时近正午,小辈们开始料理午饭。等饭菜做好,小辈们叫她吃饭,发现她毫无反应。一摸鼻息,她早已油尽灯灭、无疾而终……

行笔到此,想起作家苏童的散文《苍老的爱情》,写的也是他认识的一个老人紧随亡妻奔赴天国,“老人是被爱情夺去了剩余的生命。有时候爱情是一种致命的疾病。我从此迷信爱情的年轮,假如永恒的爱情,它一定是非常苍老的。”

爱情的年轮

潘志豪

爱情的年轮

爱情的年轮

爱情的年轮

爱情的年轮

爱情的年轮

凡是喜欢阅读的人,都爱买书和收藏书,我的公公丰子恺也不例外。要说我们家里什么东西最多,那应该要数书最多了,当然家里也有好多的书架和书橱来放置公公珍藏的书籍。

公公的书架上总是放着满满的,里三层外三层的——有古装书籍、线装书、泛黄了的旧书;有《辞海》,以及各种各样的字典、词典;有中文、英文、日文、俄文等各种外文书籍;有不少他自己的著作、书稿和画册;有中外名著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泰戈尔诗选》《哈姆莱特》等;当然,书架上也少不了儿童文学作品。总之是各种科目的书都有,大的小的,厚的薄的,应有尽有。除了书架和书橱,公公的书桌上、小茶几上也放着不少书,方便他可以随手拿了翻阅。

公公的书架和书橱并非很讲究,但非常实用和结实。他的藏书不仅数量丰富,包罗万象,质地也属上乘,有些书的年龄都在一个甲子之上,还有不少的签名(章)珍本。公公平时有个习惯,他自购的藏书都会在书的扉页上记录他何年何月在何处购买。书是公公的挚爱,他有些房间靠墙放的就是整排的书架和书橱。

我喜欢翻阅浏览他书架上的书籍,沉浸于他的书海之中。阅读让我其乐无穷,也充实了我的业余时间。记得《十万个为什么》一书中讲到信鸽,我好奇为什么信鸽能准确无误地帮助人们把信息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而不会迷路呢?于是,我问了公公,他说古代的车马都很慢,距离较远的人只能通过信鸽来传递书信,因鸽子有着超人的记忆力和眼力,它们的归巢能力非常强,善于找到自己的“家”,所以人们通常会将鸽子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让它们熟悉环境,然后在鸽子的脚上绑上有信息的纸条放它出去传递,信鸽完成送信任务后又自己飞回“家”来。听了公公的解释,那时我觉得我的公公什么都知道,养信鸽很有用也很有趣。

每当我回想起与公公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听他讲故事,一起读书、画画、看电影……这一切都让我回味无穷。公公丰富了我的知识面,他的教诲让我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在公公诞辰126周年之际,我对他的思念无尽流淌!



夜光杯

爱情的年轮

潘志豪

爱情的年轮

爱情的年轮

爱情的年轮

爱情的年轮

爱情的年轮

爱情的年轮

20世纪70年代,我插队于上海古文化遗址青龙镇的青浦农村。当年,大村里宅前屋后的空旷地上,堆满了碾盘大小、轮廓不一、滚圆且结实,顶上还要制作一个伞形尖顶、方便雨水往下流的稻草垛。

在我的眼里,它们就像一个个原始的文化图腾,在江南大地上呈现。那是农民创造的“造型艺术作品”,是乡土游戏与实用美学的结晶。

在布谷鸟的声声呼唤中,在烟雨滋润中,水稻一寸一寸变成青绿色的。那狭长的青稻叶冲天而起,接纳着阳光雨露。青蛙歌农谚,稻花在南风转

向西风中,在空旷的田野里播撒着香味。稻穗在阳光下低头下沉,感恩着大地,感恩着农民的汗水,等待那月身般镰刀的收割。稻子在农民的田歌中幸福地躺下,用扁担挑出田野,摊圆了生产队的打谷场。随后,稻谷登农门、入仓,稻草则一垛垛相依偎在村前屋后,形成金黄的世界。秋收之后,稻草垛挤挨挨地在村里热闹着。那高高低低的稻草垛,造就了稻柴烧灶的饭菜香

近年来,无论郊野古镇,还是市内新老商场,甚至于路边小铺,都竖起了“我在xx等你”的路牌式广告牌,似乎有了这块“通灵”宝牌,就可赶上“打卡”晒圈的潮流,躺赢赚钱。

知名古镇选择几个有特色的景点竖几块“等你牌”,似乎还算是名副其实。但是有些知名度不高的新兴古镇,如今不从提升、充实游览内容着手,而是简单复制“等你牌”博人眼球,格式化的广告宣传牌遭受游客冷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等你牌”之风愈演愈烈,一些商场内的店铺也试图以此跻身“网红”之列,但其商品却无“网红”之实。这种既无新意,又影响观感,甚至有些妨碍市容面貌的做法亟待规范,也省得这些牌子孤零零地“守牌待冤”。

早高峰通勤的地铁车厢里,我低头看剧,正感动地哭得稀里哗啦呢,身边俩小姑娘聊天越来越激动,我只好暂停追剧,侧耳听壁角。

长发红袄的姑娘说:“昨天我坐地铁,刚出那个闸机,后面追上来个穿着挺体面的小伙子,让我借他五块钱,说是出门没带钱,手机里也没钱了。我觉得他挺眼熟的,好像是我们楼邻居。”戴眼镜的女孩说:“是不是随后跟你要微信,说回头转给你?这明显是求认识啊!”

接着,戴眼镜的女孩说起了往事:“有一年我一个人去鼓楼吃饭,人特别多,只能和一个小叔和姑娘拼桌,看上去他们在相亲。姑娘点了仁素菜,我点了肥肠、猪蹄和一条鱼。等上菜了,大叔一个劲地瞟我这道菜,其实我也吃不完那么多,后来三人一起吃了,临走,互相留

了微信。再后来的某一天,大叔发微信给我说,还是喜欢跟我吃饭,不素!然后,大叔就成我老公了!”红袄姑娘笑着说:“我可不敢和陌生人这么吃饭。”可是有时候,缘分来得就这么莫名其妙……

视频号这时推来一个小故事,有个小伙在讲自己的人生规划:30岁结婚,35岁生娃,40岁财务自由后,学摄影学吉他好好看书……没等播完,我就不耐烦地滑走了推送,这简直就是瞎扯淡。当人们做这样的规划时,其实是默认很多年后自己的心理和身体状态都和当下一样,唯一不同的只是年龄上的数字。但是等到那一天真正到来,人们就会发现心境、状态已和当年做规划时完全不同。

想追求什么就赶紧去,人生很短,容不下几次踌躇。

20世纪70年代,我插队于上海古文化遗址青龙镇的青浦农村。当年,大村里宅前屋后的空旷地上,堆满了碾盘大小、轮廓不一、滚圆且结实,顶上还要制作一个伞形尖顶、方便雨水往下流的稻草垛。

在我的眼里,它们就像一个个原始的文化图腾,在江南大地上呈现。那是农民创造的“造型艺术作品”,是乡土游戏与实用美学的结晶。

在布谷鸟的声声呼唤中,在烟雨滋润中,水稻一寸一寸变成青绿色的。那狭长的青稻叶冲天而起,接纳着阳光雨露。青蛙歌农谚,稻花在南风转

向西风中,在空旷的田野里播撒着香味。稻穗在阳光下低头下沉,感恩着大地,感恩着农民的汗水,等待那月身般镰刀的收割。稻子在农民的田歌中幸福地躺下,用扁担挑出田野,摊圆了生产队的打谷场。随后,稻谷登农门、入仓,稻草则一垛垛相依偎在村前屋后,形成金黄的世界。秋收之后,稻草垛挤挨挨地在村里热闹着。那高高低低的稻草垛,造就了稻柴烧灶的饭菜香

近年来,无论郊野古镇,还是市内新老商场,甚至于路边小铺,都竖起了“我在xx等你”的路牌式广告牌,似乎有了这块“通灵”宝牌,就可赶上“打卡”晒圈的潮流,躺赢赚钱。

知名古镇选择几个有特色的景点竖几块“等你牌”,似乎还算是名副其实。但是有些知名度不高的新兴古镇,如今不从提升、充实游览内容着手,而是简单复制“等你牌”博人眼球,格式化的广告宣传牌遭受游客冷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等你牌”之风愈演愈烈,一些商场内的店铺也试图以此跻身“网红”之列,但其商品却无“网红”之实。这种既无新意,又影响观感,甚至有些妨碍市容面貌的做法亟待规范,也省得这些牌子孤零零地“守牌待冤”。

早高峰通勤的地铁车厢里,我低头看剧,正感动地哭得稀里哗啦呢,身边俩小姑娘聊天越来越激动,我只好暂停追剧,侧耳听壁角。

长发红袄的姑娘说:“昨天我坐地铁,刚出那个闸机,后面追上来个穿着挺体面的小伙子,让我借他五块钱,说是出门没带钱,手机里也没钱了。我觉得他挺眼熟的,好像是我们楼邻居。”戴眼镜的女孩说:“是不是随后跟你要微信,说回头转给你?这明显是求认识啊!”

接着,戴眼镜的女孩说起了往事:“有一年我一个人去鼓楼吃饭,人特别多,只能和一个小叔和姑娘拼桌,看上去他们在相亲。姑娘点了仁素菜,我点了肥肠、猪蹄和一条鱼。等上菜了,大叔一个劲地瞟我这道菜,其实我也吃不完那么多,后来三人一起吃了,临走,互相留

了微信。再后来的某一天,大叔发微信给我说,还是喜欢跟我吃饭,不素!然后,大叔就成我老公了!”红袄姑娘笑着说:“我可不敢和陌生人这么吃饭。”可是有时候,缘分来得就这么莫名其妙……

视频号这时推来一个小故事,有个小伙在讲自己的人生规划:30岁结婚,35岁生娃,40岁财务自由后,学摄影学吉他好好看书……没等播完,我就不耐烦地滑走了推送,这简直就是瞎扯淡。当人们做这样的规划时,其实是默认很多年后自己的心理和身体状态都和当下一样,唯一不同的只是年龄上的数字。但是等到那一天真正到来,人们就会发现心境、状态已和当年做规划时完全不同。

想追求什么就赶紧去,人生很短,容不下几次踌躇。

20世纪70年代,我插队于上海古文化遗址青龙镇的青浦农村。当年,大村里宅前屋后的空旷地上,堆满了碾盘大小、轮廓不一、滚圆且结实,顶上还要制作一个伞形尖顶、方便雨水往下流的稻草垛。

在我的眼里,它们就像一个个原始的文化图腾,在江南大地上呈现。那是农民创造的“造型艺术作品”,是乡土游戏与实用美学的结晶。

在布谷鸟的声声呼唤中,在烟雨滋润中,水稻一寸一寸变成青绿色的。那狭长的青稻叶冲天而起,接纳着阳光雨露。青蛙歌农谚,稻花在南风转

向西风中,在空旷的田野里播撒着香味。稻穗在阳光下低头下沉,感恩着大地,感恩着农民的汗水,等待那月身般镰刀的收割。稻子在农民的田歌中幸福地躺下,用扁担挑出田野,摊圆了生产队的打谷场。随后,稻谷登农门、入仓,稻草则一垛垛相依偎在村前屋后,形成金黄的世界。秋收之后,稻草垛挤挨挨地在村里热闹着。那高高低低的稻草垛,造就了稻柴烧灶的饭菜香

近年来,无论郊野古镇,还是市内新老商场,甚至于路边小铺,都竖起了“我在xx等你”的路牌式广告牌,似乎有了这块“通灵”宝牌,就可赶上“打卡”晒圈的潮流,躺赢赚钱。

知名古镇选择几个有特色的景点竖几块“等你牌”,似乎还算是名副其实。但是有些知名度不高的新兴古镇,如今不从提升、充实游览内容着手,而是简单复制“等你牌”博人眼球,格式化的广告宣传牌遭受游客冷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等你牌”之风愈演愈烈,一些商场内的店铺也试图以此跻身“网红”之列,但其商品却无“网红”之实。这种既无新意,又影响观感,甚至有些妨碍市容面貌的做法亟待规范,也省得这些牌子孤零零地“守牌待冤”。

早高峰通勤的地铁车厢里,我低头看剧,正感动地哭得稀里哗啦呢,身边俩小姑娘聊天越来越激动,我只好暂停追剧,侧耳听壁角。

长发红袄的姑娘说:“昨天我坐地铁,刚出那个闸机,后面追上来个穿着挺体面的小伙子,让我借他五块钱,说是出门没带钱,手机里也没钱了。我觉得他挺眼熟的,好像是我们楼邻居。”戴眼镜的女孩说:“是不是随后跟你要微信,说回头转给你?这明显是求认识啊!”

接着,戴眼镜的女孩说起了往事:“有一年我一个人去鼓楼吃饭,人特别多,只能和一个小叔和姑娘拼桌,看上去他们在相亲。姑娘点了仁素菜,我点了肥肠、猪蹄和一条鱼。等上菜了,大叔一个劲地瞟我这道菜,其实我也吃不完那么多,后来三人一起吃了,临走,互相留

了微信。再后来的某一天,大叔发微信给我说,还是喜欢跟我吃饭,不素!然后,大叔就成我老公了!”红袄姑娘笑着说:“我可不敢和陌生人这么吃饭。”可是有时候,缘分来得就这么莫名其妙……

视频号这时推来一个小故事,有个小伙在讲自己的人生规划:30岁结婚,35岁生娃,40岁财务自由后,学摄影学吉他好好看书……没等播完,我就不耐烦地滑走了推送,这简直就是瞎扯淡。当人们做这样的规划时,其实是默认很多年后自己的心理和身体状态都和当下一样,唯一不同的只是年龄上的数字。但是等到那一天真正到来,人们就会发现心境、状态已和当年做规划时完全不同。

想追求什么就赶紧去,人生很短,容不下几次踌躇。

20世纪70年代,我插队于上海古文化遗址青龙镇的青浦农村。当年,大村里宅前屋后的空旷地上,堆满了碾盘大小、轮廓不一、滚圆且结实,顶上还要制作一个伞形尖顶、方便雨水往下流的稻草垛。

在我的眼里,它们就像一个个原始的文化图腾,在江南大地上呈现。那是农民创造的“造型艺术作品”,是乡土游戏与实用美学的结晶。

在布谷鸟的声声呼唤中,在烟雨滋润中,水稻一寸一寸变成青绿色的。那狭长的青稻叶冲天而起,接纳着阳光雨露。青蛙歌农谚,稻花在南风转

向西风中,在空旷的田野里播撒着香味。稻穗在阳光下低头下沉,感恩着大地,感恩着农民的汗水,等待那月身般镰刀的收割。稻子在农民的田歌中幸福地躺下,用扁担挑出田野,摊圆了生产队的打谷场。随后,稻谷登农门、入仓,稻草则一垛垛相依偎在村前屋后,形成金黄的世界。秋收之后,稻草垛挤挨挨地在村里热闹着。那高高低低的稻草垛,造就了稻柴烧灶的饭菜香

近年来,无论郊野古镇,还是市内新老商场,甚至于路边小铺,都竖起了“我在xx等你”的路牌式广告牌,似乎有了这块“通灵”宝牌,就可赶上“打卡”晒圈的潮流,躺赢赚钱。

知名古镇选择几个有特色的景点竖几块“等你牌”,似乎还算是名副其实。但是有些知名度不高的新兴古镇,如今不从提升、充实游览内容着手,而是简单复制“等你牌”博人眼球,格式化的广告宣传牌遭受游客冷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等你牌”之风愈演愈烈,一些商场内的店铺也试图以此跻身“网红”之列,但其商品却无“网红”之实。这种既无新意,又影响观感,甚至有些妨碍市容面貌的做法亟待规范,也省得这些牌子孤零零地“守牌待冤”。

早高峰通勤的地铁车厢里,我低头看剧,正感动地哭得稀里哗啦呢,身边俩小姑娘聊天越来越激动,我只好暂停追剧,侧耳听壁角。

长发红袄的姑娘说:“昨天我坐地铁,刚出那个闸机,后面追上来个穿着挺体面的小伙子,让我借他五块钱,说是出门没带钱,手机里也没钱了。我觉得他挺眼熟的,好像是我们楼邻居。”戴眼镜的女孩说:“是不是随后跟你要微信,说回头转给你?这明显是求认识啊!”

接着,戴眼镜的女孩说起了往事:“有一年我一个人去鼓楼吃饭,人特别多,只能和一个小叔和姑娘拼桌,看上去他们在相亲。姑娘点了仁素菜,我点了肥肠、猪蹄和一条鱼。等上菜了,大叔一个劲地瞟我这道菜,其实我也吃不完那么多,后来三人一起吃了,临走,互相留

了微信。再后来的某一天,大叔发微信给我说,还是喜欢跟我吃饭,不素!然后,大叔就成我老公了!”红袄姑娘笑着说:“我可不敢和陌生人这么吃饭。”可是有时候,缘分来得就这么莫名其妙……

视频号这时推来一个小故事,有个小伙在讲自己的人生规划:30岁结婚,35岁生娃,40岁财务自由后,学摄影学吉他好好看书……没等播完,我就不耐烦地滑走了推送,这简直就是瞎扯淡。当人们做这样的规划时,其实是默认很多年后自己的心理和身体状态都和当下一样,唯一不同的只是年龄上的数字。但是等到那一天真正到来,人们就会发现心境、状态已和当年做规划时完全不同。

想追求什么就赶紧去,人生很短,容不下几次踌躇。

20世纪70年代,我插队于上海古文化遗址青龙镇的青浦农村。当年,大村里宅前屋后的空旷地上,堆满了碾盘大小、轮廓不一、滚圆且结实,顶上还要制作一个伞形尖顶、方便雨水往下流的稻草垛。

在我的眼里,它们就像一个个原始的文化图腾,在江南大地上呈现。那是农民创造的“造型艺术作品”,是乡土游戏与实用美学的结晶。

在布谷鸟的声声呼唤中,在烟雨滋润中,水稻一寸一寸变成青绿色的。那狭长的青稻叶冲天而起,接纳着阳光雨露。青蛙歌农谚,稻花在南风转

向西风中,在空旷的田野里播撒着香味。稻穗在阳光下低头下沉,感恩着大地,感恩着农民的汗水,等待那月身般镰刀的收割。稻子在农民的田歌中幸福地躺下,用扁担挑出田野,摊圆了生产队的打谷场。随后,稻谷登农门、入仓,稻草则一垛垛相依偎在村前屋后,形成金黄的世界。秋收之后,稻草垛挤挨挨地在村里热闹着。那高高低低的稻草垛,造就了稻柴烧灶的饭菜香

近年来,无论郊野古镇,还是市内新老商场,甚至于路边小铺,都竖起了“我在xx等你”的路牌式广告牌,似乎有了这块“通灵”宝牌,就可赶上“打卡”晒圈的潮流,躺赢赚钱。

知名古镇选择几个有特色的景点竖几块“等你牌”,似乎还算是名副其实。但是有些知名度不高的新兴古镇,如今不从提升、充实游览内容着手,而是简单复制“等你牌”博人眼球,格式化的广告宣传牌遭受游客冷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等你牌”之风愈演愈烈,一些商场内的店铺也试图以此跻身“网红”之列,但其商品却无“网红”之实。这种既无新意,又影响观感,甚至有些妨碍市容面貌的做法亟待规范,也省得这些牌子孤零零地“守牌待冤”。

早高峰通勤的地铁车厢里,我低头看剧,正感动地哭得稀里哗啦呢,身边俩小姑娘聊天越来越激动,我只好暂停追剧,侧耳听壁角。

长发红袄的姑娘说:“昨天我坐地铁,刚出那个闸机,后面追上来个穿着挺体面的小伙子,让我借他五块钱,说是出门没带钱,手机里也没钱了。我觉得他挺眼熟的,好像是我们楼邻居。”戴眼镜的女孩说:“是不是随后跟你要微信,说回头转给你?这明显是求认识啊!”

接着,戴眼镜的女孩说起了往事:“有一年我一个人去鼓楼吃饭,人特别多,只能和一个小叔和姑娘拼桌,看上去他们在相亲。姑娘点了仁素菜,我点了肥肠、猪蹄和一条鱼。等上菜了,大叔一个劲地瞟我这道菜,其实我也吃不完那么多,后来三人一起吃了,临走,互相留